

文白对照全译本

孔子·孟子

修身经典

下

孔泽人◎编译

经国五典



北京燕山出版社

孔子·孟子

修身经典

经国五典

下

孔泽人◎编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修身经典/孔泽人编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2

ISBN 978-7-5402-0463-1

I. 修…

II. 孔…

III. 经籍—注释—专题选辑

IV. Z12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253 号

责任编辑:梁 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45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上下) 99.60 元

目 录

孔 子

学而第一	(1)	先进第十一	(90)
为政第二	(6)	颜渊第十二	(100)
八佾第三	(14)	子路第十三	(110)
里仁第四	(23)	宪问第十四	(122)
公冶长第五	(31)	卫灵公第十五	(138)
雍也第六	(41)	季氏第十六	(151)
述而第七	(51)	阳货第十七	(157)
泰伯第八	(63)	微子第十八	(167)
子罕第九	(70)	子张第十九	(172)
乡党第十	(81)	尧曰第二十	(181)

孟 子

梁惠王第一	(184)	离娄第二	(273)
梁惠王第二	(195)	万章第一	(288)
公孙丑第一	(211)	万章第二	(299)
公孙丑第二	(223)	告子第一	(310)
滕文公第一	(235)	告子第二	(324)
滕文公第二	(246)	尽心第一	(338)
离娄第一	(257)	尽心第二	(357)

“看来如果大王不去责怪年景不好，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纷纷投奔你了。”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类。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四

【章旨】

孟子以讽喻的方式，规劝梁惠王去除暴政、爱护民众。

【译文】

梁惠王说：“我很高兴聆听您的教诲！”

孟子说：“用棍棒和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

惠王说：“没有什么区别。”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手腕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

惠王说：“也没有什么区别。”

孟子说：“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栏里有健壮的马，而百姓却而带饥色，郊野横陈着饿死的尸体，这就等于领着野兽吃人啊！”

“野兽自相残杀，人们尚且厌恶，而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掌管政事，却等于率领着兽类吃人，这哪里配当百姓的父母官呢？”

“孔子说过：‘第一个制作陶俑殉葬的人，恐怕理当断子绝孙吧？’

“这是因为陶俑酷似真人却用它殉葬啊。试想连俑葬都不允许，又怎

能让百姓活活饿死呢？”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五

【章旨】

孟子劝梁惠王施行仁政，兴兵讨伐，一统天下。

【译文】

梁惠王说：“想当年，我们魏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了，这是您深知的。”

“而今我当政之后，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长子也阵亡了；西边又丧失了河西之地七百里，割让给秦国；南边又被楚国所欺侮。”

“我为此感到羞耻，希望能替死者雪耻报仇，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说：“在任何方圆百里的小国，都可以推行王道。”

“大王如果肯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提倡精耕细作，及时锄草；使健壮的青年利用闲暇加强孝亲、敬兄和忠诚、守信的道德修养，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外出能尊敬长上。”

“这样，即使是手拿棍棒，也可以跟拥有坚甲利器的秦、楚军队相抗衡。”

“秦楚两国，侵占百姓的农时，使他们无法耕种以赡养父母。父母双亲受冻挨饿，兄弟妻子流离失所。”

“他们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大王如果兴师前去讨伐，又有谁能跟大王较量呢？”

“学道是：‘实行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大王不要犹豫徘徊了！”

【原文】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

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六

【章旨】

孟子认为，只有“仁爱”，才是使民众诚心归附的根本。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退出后，告诉人说：“远看不像个国君，到他近前也看不出威严的仪态。”

“他忽然开口问道：‘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定？’”

“我回答说：‘天下一统，才能安定’。”

“他问：‘谁能一统天下？’”

“我回答说：‘不喜好杀人的国君，就能一统天下。’”

“他又问：‘有谁能随从他呢？’”

“我回答说：‘天下的人没有不随从的。’”

“大王研究过禾苗吗？七、八月间遇干旱，禾苗就枯萎。如果天空聚集浓云，降下透雨，禾苗就会蓬勃生长。像这样，谁能抵挡得了？”

“现在天下的国君，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不喜欢杀人的君王，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果真如此，百姓就会归附他，如水自然向下奔流一样，浩浩荡荡谁又能抵挡得住呢？”

【原文】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

民皆此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七

【章旨】

孟子反复论述，劝诫齐宣王放弃霸业，奉行王道。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译文】

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情况，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弟子，没有谈论齐桓、晋文之事的，所以后代没有流传，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一定要讲的话，就谈论一下用仁政统一天下的王道，好吗？”

宣王说：“要具备什么样的道德修养，才能统一天下实行王道呢？”

孟子答：“抚爱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宣王问：“像我这样的国君，能够安抚得了百姓吗？”

孟子答：“能！”

宣王问：“你根据什么说我能呢？”

孟子答：“我曾听胡龁讲过，有一次大王坐在殿堂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穿过。

“王看到了便问：‘把牛牵到哪儿去？’回答说：‘宰了去祭钟。’

“王便下令说：‘放了它吧！我不忍看它那惊惧哆嗦的样子，难道可以这样毫无罪过而置之死地吗？’

“那人说：‘那么，是不是要废除祭钟的仪式呢？’

“大王回答说：‘怎么能废除呢？改用一只羊顶替它吧！’不知道真有什么事吗？”

宣王说：“有！”

孟子道：“凭这样一副好心肠，就足够统一天下实行王道了。可百姓都以为大王那样处理是吝啬，我倒很理解大王是不忍心。”

宣王说：“对啊！确实有这样的老百姓。齐国虽小，我怎么会吝惜一头牛呢？正是不忍看它那惊惧哆嗦的样子，毫无罪过而置之死地，所以才用羊顶替。”

孟子说：“大王也不要责怪百姓怀疑你吝啬，分明是用小羊顶替大牛，他们怎能理解大王的本心呢？大王如果真是可怜无罪而被送往死地，那么，牛死和羊死本是一样，为什么偏偏选择小羊呢？”

齐宣王苦笑着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不是吝惜钱财啊！而用羊代替牛，难怪百姓误会我吝惜钱财。”

孟子说：“没关系！这正是一种仁慈之心啊！因为大王当时只见到牛没见到羊啊！”

“君子对于飞禽走兽，往往是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的悲鸣声，就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把厨房设置在远远的地方。”

宣王高兴地说：“《诗经》上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凭揣测便能知。’就是指您这样的老夫子啊！我虽那样办了，回过头来再寻思，总不能把心中的认识概括出来。听您一讲，我内心感触颇深。这种心理竟然跟王道吻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如果有人报告您说，‘我的力气能够举起三千斤，却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能够清晰地看到细微的秋毫，却看不见车上满载的柴禾。’那么，大王会相信他的话吗？”

宣王说：“不信！”

孟子趁势说：“如今大王的恩惠能达到鸟兽身上，而仁德却达不到百姓身上，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这样说来，连一根羽毛都举不动，是因为不肯用力气；连满载的柴禾都瞧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眼力；百姓没有被安抚，是因为不肯施恩惠。”

“所以，大王没有实行仁政王道，而这只是不肯干，不是不能干啊！”

宣王问：“不肯干与不能干的具体表现，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说：“腋下挟着泰山而要跳过渤海，告诉别人说：‘我办不到！’这是真的办不到；为年长的人揉摩肢体，告诉别人说：‘我办不到！’这就是不肯干，决不是不能干。”

“所以我觉得大王没有施行仁政王道，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过渤海那种维型，大王没有旅行仁政王道，是属于揉摩肢体这一类型，“敬爱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到敬爱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子女，进而扩大到疼爱别人的子女。这样，要治理天下就像东西在自己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

“《诗经》上说得好：‘以身作则先感染自己的妻子，再进一步熏陶自己的兄弟，再扩大一些把国家治理好。’讲的就是要把这种好心善意推广到各个方面去。”

“因此，要把恩惠由近及远推广，足以安定四海；恩惠不推广，连妻子都无法保全。”

“古代的贤君之所以能超凡出众，没有别的奥秘，只不过善于推广他们的善行罢了。”

“如今，您施恩可以达到禽兽身上，仁德却达不到百姓身上，究竟是什么呢？”

“称一称，才知道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连物体都是这样，人心更该如此。请大王深思！”

“或许，您是要鼓动军队作战，让将士冒险，跟邻国诸侯结仇，而后您心里才感到痛快吗？”

宣王说：“不！我哪能对此感到痛快，我要追求远大的抱负。”

孟子说：“大王的远大抱负，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宣王只是含笑，一声不吭。

孟子说：“是因为肥美可口的食物满足不了您的胃口吗？是因为轻柔暖和的衣服满足不了您的躯身吗？还是因为艳丽斑斓的色彩满足不了您的视野呢？是因为美妙动听的声音满足不了您的耳朵呢？是因为殷勤温顺的侍从不够您使唤呢？”

“您手下的臣子都能充分满足您的需求，难道大王就是为了追求这些吗？”

宣王说：“不！我并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大王的抱负便可知了。您是要扩张领土，使秦、楚等国来朝贡，君临中原而安抚边远。以您的所作所为，去追求您无穷的欲望，就好比缘木求鱼呀！”

宣王说：“会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还严重。缘木求鱼，虽得不到鱼，还不致有祸；以您的所作所为，去追求您的无穷欲望，尽心竭力去做，必有祸患在后。”

宣王问：“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如果邹国跟楚国交战，那么，大王认为哪一国能取胜？”

宣王说：“楚国胜。”

孟子说：“这么看来，小国本来就敌不过大国，弱国本来就敌不过强国。”

“中国的土地，千里见方的有九处之多，齐国的土地不过其中九分之一，想用这九分之一去征服那九分之八，这跟邹国同楚国敌对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探求根本方法呢？”

“当前，您应该发布号令施行仁政，使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您朝廷里做官，务农者都想到您田亩里耕种，行商货贾都想到您市场上经营，来往旅客都想经过您的道路，天下痛恨本国君主的人们，都想奔赴您这里来控诉。”

“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谁又能对抗齐国呢？”

宣王说：“我方寸已乱，不一定能达到你所设想的地步，希望你多多地辅佐我，明白地开导我，我虽不聪慧，也请试试看。”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安分守己的善心，只有士才能做到。像一般平民百姓，既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安分守己的善心。”

“如果缺乏安分之心，便会胡作非为，越出常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处以刑罚，就是坑害百姓。哪有行仁政的国君，害了百姓而被认可的呢？”

“因此，明智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保证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景丰衣足食，坏年景也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

们学好行善，百姓就很容易服从。”

“如今规定百姓的产业，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儿，丰年艰难困苦，灾年简直难活，这样，连自身性命都难保全，哪有闲暇讲求礼义呢？”

“大王想施行仁政，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探求根本途径呢？”

“在面积五亩的宅院中，种上桑树，年纪半百的人便可以穿上丝棉袄。”

“鸡、狗、猪一类家畜，不错过繁殖饲养的时机，七十岁的老人便可吃到肉。”

“百亩的土地，不误农时，八口之家就不致饿肚子。”

“郑重地办好学校教育，反复地灌输孝父母、敬兄长的道理，须发斑白的老人，便可免去肩挑背扛的奔波劳累。”

“老人穿丝棉袄，吃到肉食，一般百姓不挨饿受冻。做到这些，如果说还没有施行仁政王道，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原文】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会矣。百姓皆以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曰？”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带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

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昏，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第二

一

【章旨】

孟子认为，能否“与民同乐”是衡量执政者好坏的标准。

【译文】

齐国大臣庄暴拜见孟子，说：“我去朝见齐宣王，他告诉我他很喜欢音乐，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

接着又说：“喜欢音乐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孟子说：“宣王如此喜欢音乐，那齐国便会治理得很好了！”

过了几天，孟子去谒见齐王，问道：“您曾告诉庄暴，说您喜欢音乐，有这回事儿吗？”

宣王羞愧地变了脸色，回答道：“我并不是喜欢古代的典雅音乐，只不过是喜欢现在流行的民间音乐而已。”

孟子说：“您非常喜欢欣赏音乐，那么齐国一定是治理得很好了。如今的音乐，本质上其实和古代音乐是一样的。”

齐宣王问：“这个道理能讲来听听吗？”

孟子说：“是一个人独自欣赏音乐愉快呢，还是与他人一道欣赏音乐愉

快呢？”

齐宣王答道：“当然是与他人一道欣赏音乐愉快。”

孟子又问：“与少数人一道欣赏音乐愉快呢，还是与众人一道欣赏音乐愉快呢？”

齐宣王答道：“当然是与众人一道欣赏音乐愉快。”

孟子因此说道：“那么，请让我为您谈谈欣赏音乐的道理吧。”

“如果现在您在这儿让乐师演奏，老百姓听到钟鸣鼓响和吹箫奏笛，全都鼻梁打皱地相互议论：‘我们君王喜好音乐，可为什么使我们的日子苦到极点：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四处逃散！’

“如果现在您在这儿打猎，老百姓听到车队的隆隆之声，看到仪仗的华丽辉煌，却都愁眉苦脸地议论：‘我们君王喜好打猎，可为什么使我们苦到极点：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四处逃散！’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只图自己享乐，而不同众人一道快乐。

“如果现在您请乐师在这儿演奏，老百姓听到钟鸣鼓响和吹箫奏笛，全都高高兴兴地相互转告：‘我们君王大概身体康健吧，不然怎么能欣赏音乐呢！’

“如果现在您在这儿打猎，老百姓听到车队的声响，看到仪仗的华丽，都高高兴兴地相互转告：‘我们君王大概身体安好吧，不然怎么能外出打猎呢！’

“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君王和百姓一同快乐而已。

“如果现在您同老百姓一道快乐，那么就可使天下归附了。”

【原文】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王之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箫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乐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颏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

“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二

【章旨】

承续上章思想，对比说明“与民同乐”的治国原则。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周文王的狩猎场，纵横七十里，真有这回事儿吗？”

孟子回答道：“在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果真如此的话，文王的狩猎场是否太大了呢？”

孟子说：“老百姓还认为太小了呢！”

宣王又说：“我的狩猎场纵横四十里，老百姓还认为太大了，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说道：“周文王的狩猎场纵横七十里，但割草打柴的，捕鸟逮兽的，都可以去，周文王和老百姓共同享用那块地方。那么，百姓们认为小，不是很有道理吗？”

“我刚到齐境时，先问明白齐国最大的忌讳是什么，才敢进入。我听说在齐都郊外，有一个纵横四十里的狩猎场，谁杀了里头的麋鹿，就等同于杀人。那么，这四十里方圆，对百姓们而言就像在国中布置一个陷阱。他们认为太大了，不是很自然的吗？”

【原文】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菟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三

【章旨】

孟子认为，邻国相处应以仁爱为主；真正的勇武应以民众利益衡量。

【译文】

齐宣王问道：“与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

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爱的国君能以大国服事小国。因此商汤服事葛伯，文王服事昆夷；”

“只有聪慧的国君能以小国服事大国，因此太王服事獯鬻，勾践服事吴差。”

“以大国身份服事小国，是自如运用客观规律；以小国身份服事大国，是严格遵循客观规律。”

“前者完全可以使天下安定，后者则足以保全自己的国家。这正如《诗经》中所说：‘畏惧天威，才能得到安定。’”

宣王说：“您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我有个毛病，总是喜欢勇武，这恐怕我难于服事别国。”

孟子答道：“那么，请宣王不要喜好小勇。有一种人，他手按刀剑双眼放光说：‘谁敢阻挡我！’这只是常人之勇，只能对付个人。望您能把勇力扩张。”

“《诗经》中说：‘我王勃然大怒，纠集军队前往，阻止侵犯莒国，增强周国的威势，从而不负各国对周国的向往和依赖。’这就是文王之勇。文王一怒便使天下安定。”

“《书经》上说：‘上天造就了平凡的人，也造就了君王及训导人们的人，这些人的唯一责任便是依从天意去爱护平凡的人。因此，普天之下，有罪者和无罪者，都由我来判罚，谁敢不守本分、胡作非为呢？’”

“当时有个纣王在世间横行霸道，武王便认为是奇耻大辱，这就是武王之勇。武王一怒，为天下争得安定。”

“如果现在您也一怒而使天下安定，那么百姓会唯恐您不尚勇武呢！”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四

【章旨】

孟子引用古代故事，阐述“与民同乐”的意义。

【译文】

齐宣王在他的别墅雪宫召见孟子，问道：“贤德的人也有这种乐趣吗？”

孟子答道：“有。如果他们享受不到这种乐趣，那就会埋怨君王了。不能享受这种乐趣就埋怨，是不对的；但作为君王却不与百姓同乐，也是不对的。”

“以百姓的幸福为幸福的君王，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幸福为幸福；以百姓的忧苦为忧苦的君王，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苦为忧苦。和天下人同甘共苦，做到这一点还不能使天下百姓归附，是从来没有的事。”

“过去，齐景公问晏子：‘我准备到转附、朝儻那两座山上游玩，并沿海岸南下，直到琅邪。我该怎么做才能和过去的圣贤君王外出巡游相比拟呢？’”

“晏子回答道：‘问得好呀！天子到各诸侯国视察，叫做巡狩。巡狩，就是天子巡视各诸侯国所守疆域的意思。’”

“‘诸侯朝拜天子，叫做述职。述职，就是汇报他职责范围内事务的意思。’”

“‘这都没有不和公务相结合的。’”

“‘春天巡视耕种情况，对贫困的人家给予救助；秋天巡视收获情况，对缺粮的农户给予补助。’”

“‘夏朝的谚语说：‘我王不出游，我的休息向谁求？我王不出走，我的补助哪会有？我王游游走走，诸侯应当效法。’”

“‘如今可不是这样了，君王出巡，兴师动众，到处筹粮。饥饿的人得不到饭吃，劳累人得不到休息。大家无不切齿侧目，怨声载道，人们被迫为非作歹。’”